



管窥冯新民的诗歌创作

◎徐子言

有个故事说:某人作客,看见端上豆腐,说豆腐就是我的命,恨不得连碗端来吞下。等到红烧肉上桌,忙不迭连夹三块,并自我解嘲看见肉我就不要命啦。

这故事可以用来形容本土诗人冯新民。

冯新民好酒,更好诗歌。

酒是他生命的一半,诗是他生命的全部。

推开《玻璃门》,打开《西窗》,阅《三原色》莽莽,看《玄鸟》飞翔,听《弦语》《独白苍茫》《风中的广板》如歌如诉。他创作生命力旺盛,不断推出大作佳作。

在赠我的《星空下的记忆》上,冯新民题签:“诗歌一直在追求美好的路上”。

他带我们忆起许许多多的古今人物:陶渊明、杜牧、范仲淹、王安石、李清照……他带我们走进去过的,想去的,还有去不了的名胜古迹:西湖、楼兰、莫高窟、玉门关……他带我们在二十四节气中徜徉,他带我们《在寂寞里望一条河》《在暮色里读一座山》,真正的风雅之士,一碗红烧肉也能煮出清趣。所以,苏东坡说诗“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冯新民深谙此道。大凡我想走过过的,都在他诗集中出现;而我连做梦也没有出现过的,也在他诗集中张开翅膀飞翔。

有人说,冯新民擅长象征主义创作方法,他的许多长歌短吟,得用心智来体会,才能穿透朦胧、晦涩,抵达他所构建的艺术世界。说实话,没有读过巴尔蒙特的诗歌和诗论的我,对于象征派的诗歌缺少欣赏的心智。我读冯新民的诗,常常懵懂多于明白。这说明我的欠学与无知。

不过,在我看来,现实主义也是他常用的创作手法。他的许多诗歌轻快敞亮、别出心裁,寓意生动、明白易懂。

他写《立春》:寒冷还留在冰上/雪下得很薄/轻轻一揭/就看见杨柳的苏醒

这一句“杨柳的苏醒”真是神来之笔,与古人“春在枝头已十分”“红杏枝头春意闹”同一意境,似乎又高出一筹。

他写《惊蛰》:冬天的锁被雨水打开/走出土地的芽叶/和风一样娇嫩

怨我孤陋寡闻,“芽叶”娇嫩如

“风”这样精彩的比喻、这样出奇的联想,我还没有读到过,新颖、新奇,令人不得不拍案叫绝。钱锺书先生论说“通感”,举了许多例证,我们可以把冯新民的这一句加进去。

他写《冬至》:一碗汤圆/把寒冷从手上移去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习俗是北方吃饺子,南方食汤圆。诗人用两句12个字,囊括了习俗、气候、人情、人心,引发无限美好的思考,所谓“芥粒之中有三千大千世界”,大概就是指这样的境界。

他游《南山寺》:木鱼声里有千百度轮回/烟火缭绕处/谁是那炷点燃的香/想在一堆菩萨里/找到一句我的偈语/半空中飘下的叶子/落在手上/却是我的前世今生

这样的感悟,饱蘸人生,充满禅意,掩卷三思,心有戚焉。

从他的诗作中不时跳出这样的句子:

鱼的深渊在岸上

没有山的土地终究平淡

不会有一条路记住我们/但是我们记住了每一条路

一个人不会是一只狼/多一个人狼就出现了

游在网里的鱼和另一条鱼说/什么时候我也撒一张网/把那些撒网的人/一网打尽

这里的诗人之情、哲人之思难懂吗?不难懂。懂了吗?似乎懂了,但恐怕我们的“懂”并不是冯新民的“懂”。冯新民总是这样,用他独特的方式、语言,言人想言而未能言。

我还要为冯新民一辩的是,在追求“唯美”的创作路上,他一直紧随时代、关注当下。他的作品是社会变迁的信史,是人们喜怒的记录,既是“小我”的抒怀,也是“大众”心理的折射。

试举例来说:长诗《武汉,还是我心目中的大武汉》,2020年年初,《江海晚报》全文刊载,随后网络疯传,给当时迷茫得有些不知所措的人们以极大的精神鼓励。

我想对布满了血丝的眼睛说/我想对被口罩压出印痕的脸庞说/我想对在最危险的火线写下请战书的手说/我想对紧锁着纽扣又畅开情怀的白衣大褂说/我想对快要支撑不住还举着希望的人说/让我加入你们的行

列吧/你们的生命为别人的生命而生命着/你们的生命就是这座城市的生命/你们的灵魂就是这座城市的灵魂

这样的诗句,在经历了防疫抗疫三年后的今天读来,仍然热血沸腾、激奋不已。眼前浮现出南通第一人民医院仲崇俊等医务人员冒着生命危险逆行奔赴疫区的壮举!

当苏通大桥飞架,南通人圆了天堑变通途梦想时,且听冯新民怎样吟唱:年复一年/目光里望不断的浩渺烟波/迷蒙的梦里江南/想和虞山说一说话/波涛隔断了思恋的书简/只有江风知道我的心绪/万千话语托一叶过江的白帆/何日能够凌波一步到江南/让千年的梦想不再遥远

“想和虞山说一说话”“凌波一步到江南”,用这么美妙的佳句写这么美好的梦想,在冯新民不过是信手拈来,他有本事让你“一吟双泪流”,而他自己无需“捻断数根茎”。

濠河,南通的骄傲,赞美它的文字连篇累牍,数不胜数。冯新民如此抒发自己的情怀:大江在入海之前/依依不舍地打了个旋/把一捧清澈的水留在濠河/留在这执手相看的天上人间/河边的柳让人想起唐诗宋词/河上的桥让人想起魏碑秦篆/水让我的故乡钟灵毓秀/不是江南胜似江南/漫步水边仿佛漫步在绿色田园/坐在城市园林的怀抱里/享受生活的甘冽、岁月的悠远

水是万物之源,水是南通的精灵。江海河孕育了南通。大江“打个旋”,留下“一捧清澈”,造出千年“濠河”。让古人、今人,当然还有后人,“执手相看”“天上人间”,回味“唐诗宋词”“魏碑秦篆”。当然,更重要的是活在当下,“享受生活的甘冽”。在诗人的笔下,时间空间的如此跳跃、连续,大江大海河流如此的拥抱、暂别,不知道他是有心还是无意,这“城在水中坐,人在画中游”的所在,“直教人生死相许”“来了就不想走,走了也要把它梦中留”。

这样的好诗,理所当然被记载南通改革开放30年历程的《扬子第一窗口》、南通庆祝建党100周年的《红色绘本》所引用,为那些书增色。

(注:《玻璃门》《西窗》《三原色》《玄鸟》《弦语》《独白苍茫》《风中的广板》《星空下的记忆》均为冯新民诗集书名)。

一路穿行

◎卞刘馨

精短小说

在雾中

◎李斌

风,残暴怒吼,撕扯着我们单薄的军装;雪,冷酷阴郁,拖拽着我们破烂的草鞋。穿行在白茫茫的世界里,我完全分不清东西南北,只牢记着“向前,向前,再向前!”

15岁的我,只是这支红军队伍中一枚小小的螺丝钉。团长说我们都是“革命的火种,革命的希望。”虽然我年龄不大,但也上过阵、杀过敌,一路跟着长征队伍辗转一个个省市,来到四川甘孜州巴塘县境内的藏巴拉雪山。1936年的这个6月,我见到了人生第一次的“夏雪”。

那直插青天的雪山,一眼望不到顶,像一把冰冷的尖刀横亘在天地之间。“刀刀”上的我们汇成一条逆流向上的河,汨汨流淌。不就是雪山吗!我们的队伍已越过了那么多峻岭、蹚过了那么多江河、攀过了那么多雪山,哪里会翻不过藏巴拉呢!我甩甩头,抖落一身的雪花,跟紧了步伐。

风和雪越来越大,它们像发狂似的打成一团,推搡着撞散了队伍。我瘦削的身影渐渐摇晃,疲惫的脚步渐渐蹒跚,无力的双眼渐渐迷茫。路在哪里?终点在哪里?革命的希望在哪里?身后是一串串深深的足迹,眼前是一座座皑皑的雪山,耳边是一道道急促的喘息。我捂着干瘪的肚子,木然地迈脚。直到队伍突然停下来,我顺着大家的目光看到了他——一名抱着旗杆“睡着”的旗手。

睡?怎么能睡呢?冰天雪地里再困再累也不能睡啊!远远看去,他倚坐在一棵光秃秃的小树旁,歪着头,弓着背,两手紧握着旗杆,真像睡着一般。直到走近,我才惊恐发现,他那被冰冻住的面孔一片灰白,早已没有了呼吸,但那双皴裂的黝黑的手却紧紧地搂着旗杆。破旧又鲜红的旗帜依然牢牢地站立,迎着风雪飘扬。战友们簇拥上来,边流泪边咬牙掰开他僵硬的手指,接过红旗,扬起红旗……

他的心里该多么遗憾啊!他必定期待过将党旗亲手插在陕北的那一刻吧!他自始至终都牢牢扛着这抹鲜红——这一瞬间,我明白了:他扛起的不仅是旗帜,更是必胜的信念!这一路远征,枪林弹雨、雨雪天灾,牺牲了太多的战友。几乎三天一场的遭遇战,那都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铺就的红色足迹啊!

有这样的战友、有这样我们,革命怎会不成功?我环顾着身边战友们从悲痛到坚毅的脸庞,和他们一起再次昂起头、挺直腰、迈开脚,一步一印,把藏巴拉雪山踩在脚下。

雪山之巅,一缕缕阳光穿透云层,倾泻而下。我们肩负着必胜的信念,一路穿行,勇往直前!“向前,向前,再向前!”